·前沿与热点·

面向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话语体系构建思考*

初景利　王　珏
(1.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　北京　100190)
(2.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信息资源管理系　北京　100190)

摘　要:在国家推进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与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更名的背景下,进一步厘清学科更名对其话语体系的影响有助于推动学科发展、适应时代变化。文章首先采用文献调研方法梳理了信息资源管理学科话语体系的发展现状,对学科话语进行解构并阐述了核心概念和学科语境的变化过程,又以2012年–2022年间"北大核心"和"CSSCI"两大数据库的期刊论文为语料,通过构建语义网络等方法探索近十余年间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学术话语的状态与发展态势,进而探讨信息资源管理学科话语体系建构的基本结构与构建路径。

关键词:话语体系;信息资源管理;图书情报与档案;学科建设
中图分类号:G20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1968/tsyqb.1003-6938.2024004

Thought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Discourse System Oriented to the Discipline of Information Resource Management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philosophical and social science discourse system and renaming the discipline of LIS, further clarification of the impact of the discipline´s renaming on its discourse system can help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scipline and adapt to the changes of the times. The article firstly adopts the method of literature research to sort out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the discourse system of the discipline of information resources management, deconstructs the discourse of the discipline and explains the change process of the core concepts and the context of the discipline, and then takes the journal articles in the two major databases of " Chinese core journal criterion of PKU" and "CSSCI" during the period of 11 years from 2012–2022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the change on the discourse system of the discipline. In addition, we use the journal articles of " Peking University Core" and "CSSCI" databases during the 11 years from 2012 to 2022 as the corpus to explore the status and development of academic discourse in the discipline of library intelligence and archive management in the recent decade by constructing the semantic network and other methods, and then we explore the basic structure and construction path of the discourse system of the discipline of information resources management.

Key words discourse system; information resource management; library information and archives;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1],将话语体系与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建设的统筹推进明确概括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任务[2]。他指出,我们国家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水平总体不高,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2021年12月7日至8日,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3],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了创新学术话语体系的问题,指出学术话语体系是学术研究活动所形成的重要成果,是学术研究质量、风格、实力的具体体现。学术成果产生之后,也便深深渗入学术活动之中,影响着学术领域的再生产,成为知识与价值传播传递中的重要内容,在更广的范围内影响着社会主体即人的塑造。建设文化强国,以及为国育才造士,不能不关注学术话语体系的建设[4]。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时代我国文献信息资源保障体系重构研究"(项目编号:19ZDA345)研究成果之一。
收稿日期:2023-10-24;**通讯作者**:王珏(wangjue@mail.las.ac.cn);**责任编辑**:刘婷

(C)1994-202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2022年9月13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印发《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5]，正式确立将原来的一级学科“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更名为“信息资源管理”，新版目录自2023年起实施。这必将对原图情档学科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产生深刻而长远的影响。国家政策导向和一级学科更名，促使我们对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发展及其话语体系构建问题产生思考。

本文通过文献调研与语料库分析等方法，厘清话语体系等核心概念的基本含义与转化关系，梳理信息资源管理学科话语体系的现状，分析存在的不足，重点探讨信息资源管理学科话语体系建构的基本结构与构建路径。需要首先说明的是，“构建”并不是恢复重建，更不是推倒重来，而是在已有成就基础上，着力构建符合新的一级学科需求的信息资源管理学科话语体系。

1 概念梳理

1.1 话语与话语体系

“话语”一词是一个被诸多学科和思想流派广泛使用的术语。由于使用的方法、理论、视角与研究目的的不同，话语一词具有不同的指向性。因此对话语概念的界定以及对话语的分析是一个多向性的理解和把握[6]，它已由文本、词句、语法等语言学的单一维度走向社会、历史、政治、哲学等多领域交叉研究。从话语到话语体系也有复杂的形成机制，话语体系建立在话语的基础上，以“话语”为基本单元，为话语构建逻辑谱系及思想体系，成为可以继承下去的固化文本和知识体系[7]，呈现不同概念与概念、理论与理论之间的关系状态。从顶层宏观来看，当某些现实情况不能被现代的结构和思维模式所包含，就要解构原有的思维体系和核心框架，重构社会的思维体系和语言体系，用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语言形式重新表达，这就是话语体系的哲学层面解释[8]。而在话语理论学者看来，话语体系隐匿在话语主体的主观意识之下，同时以默认的方式支配人们的思想、言语和行为，因而有关话语体系的问题需要高度重视与审慎对待[9]。张维为和吴新文对话语体系进行解构，指出话语体系是由核心观念、主导思想、知识框架、文化符号、话语生产机制、话语传播机制、话语支撑机制所组成的一个整体[10]。

当下，构建符合中国的特点、反映我们这个时代特征的信息资源管理话语体系，推进中国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创新和发展，是信息资源管理界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这就必须对信息资源管理学科话语体系进行深入地研究，提出有关信息资源管理学科话语体系的基本理念、相关范畴、逻辑架构以及主要观点，进而建构以话语体系为研究对象的信息资源管理理论体系，为中国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发展提供学术基础[7]。

1.2 学术话语体系

一个学科的发展与其学术体系、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构建与完善密不可分，学术体系是揭示本学科研究对象的本质规律的系统理论知识，而话语体系则是理论知识的表达形式，是学术体系的外显特征和语言载体[11]。学术话语体系建设的目标是要在认识世界、探索真理、服务发展的进程中，形成具有主体性和原创性的范畴。学术话语体系的核心是由学术概念、学术命题、范式和逻辑关系组成的，对外部世界加以解释的系统性理论知识。不同学科会围绕不同的研究对象或不同的学科问题形成彼此不同的学术话语体系，同一学科也会围绕共同的研究对象或共同的研究问题形成不同的学术话语体系[12]。简言之，学术话语体系呈现的是学术领域内概念、范畴、理论等的关系状态，它处于持续不断的变化之中，兼具反思性与批判性，对其的构建也并非空想，归根结底还是要能反映社会实情、切中社会矛盾，在符合社会发展的基础上架构学术话语体系。

1.3 话语权

赵蓉英等将权力定义为一种维系社会结构的主体之间的相互影响的作用力，这种相互作用所构成的关系称作权力网络，而话语权是社会主体利用话语的形式来传播和引导其影响深度和广度的能力[13]。从概念解析、特性分类、类型划分、评价指标四个角度对“话语权”进行探讨，结合语言学、社会学、哲学、历史学、信息计量等领域探讨话语概念的内涵，将学术话语权定义为在学术交流中拥有学术成果或学术资源的学术主体，通过各种话语表达形式对外传播

(C)1994-202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其学术成果产生的足以影响乃至引领其他行为主体认识和行动的能力,其主体包括学者、学科、学术期刊、学术会议、学术媒体、学术机构等[14]。具有影响力的话语体系及其话语权都具有政治性意蕴、学理性支撑、哲学性思维、通识性表述、有效性传播等五个核心要素。因此从宏观上看,构建包括信息资源管理在内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需要在这五个核心要素上下功夫[15]。

综上,“话语”是概念基点与前提,“话语体系”是基础与支撑,“话语权”是目的与旨归。“话语体系”作为基础性概念,承上启下链接“话语”与“话语权”两个核心概念[16]。研究学术话语体系的目的就是为了增强学科话语权。本文以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话语体系为研究对象,暂不对学科话语权多做讨论。

2　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话语体系现状

2.1　文献回顾

具备成熟稳定的话语特色、话语风格和话语体系,是一个学科实力充盈和理论自信的重要标准,也是学科体系趋于成熟的标志[17]。在中国体育学话语体系构建的研究中,王雷和徐涛指出当前中国特色话语体系构建面临西方体育学术话语霸权、体育学原创性理论匮乏、体育学术语对外翻译失范等困境,并由此提出要注重体育学术话语双向阐释、积极展开对外宣传等五项措施[18];在中国海洋治理对外话语体系的建构研究中,韩淑芹和焦琳指出中国需要借由海洋治理对外话语为世界提供全球海洋治理的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在厘清中国海洋治理对外话语的内涵与外延的基础上,提出了由内转外、等效规范和融通中外等三条实践路径[19];在中国特色教育学话语体系构建逻辑的研究中,赵梦雷指出中国教育研究者的思想认识与我国信仰话语失联,在西方制霸的语境下我国教育学术话语失语以及教育实践与我国教育学理论话语失衡的现状,并提出根植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追求求同存异话语思维和构建多样化传播途径等对策[20];谭维智从教育学核心概念的嬗变与重构的角度出发,指出中国特色教育学话语体系的核心概念建构必须立足中华教育学术传统和新时代中国教育实践,在对概念的分析中,更是提出教育时空的扩展需要重新定义学校,新型教学组织形式需要重新定义班级,并增强对信息公平、信息正义、信息民主的诠释[21]。

在一级学科更名的背景下,面向信息资源管理学科三大体系构建的关注逐渐增多。然既存于原“图情档”学科内的问题与弊端不会因为学科更名而消失,反而会因此产生更多需要思考与应对的新问题,所以仍需回到“三学科并立”的状态去探究领域内话语体系构建中的内在问题。本文对已有研究进行梳理,将其中提到的观点按照“领域概念”“研究理论”等维度进行梳理,由此可以总结出原“图情档”学科发展中的薄弱之处(见表1)。由表可知,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中所承载的核心思想和文化精髓在我国历史悠久,其蕴含的国家底蕴与民族智慧十分丰厚。然而近代以来学科发展坎坷,学术传承薪火微弱,历史上许多优秀成果还未得到有效挖掘与利用,研究视角和研究主体的不同导致学科内部出现不同的范式分野,随着研究问题的逐渐复杂化,又加剧了学科间的融合,导致发展混沌、定位不清、前路迷茫。为了突破原有束缚,激发学科活力,信息资源管理成为新的一级学科名称,在未来的学科建设与

表1　原“图情档”学科的话语体系构建中存在的问题

分析维度	图书馆学	情报学	档案学
领域概念	缺少对图书馆及其事业的重新阐释,缺少创新概念的有效供给[22]	情报学核心概念认识不统一[23]	领域内许多优秀成果和思想还没有得到有效挖掘[24],在全球化和后殖民主义理论影响下档案学科边界、档案价值与功能实现、档案文化与传统发生巨大变革[25]
研究理论	理论本土化不足[26]	过分使用定量方法等工具使理论体系反映现实的程度降低[27]	理论体系薄弱,理论引入丰富,中国形象模糊[28]
研究范式	实证研究成为主流范式,然其优势在于检验理论,而不在于创建理论[29]	论述过于简单、命名过于随意、范式被简单理解为一种研究方法、对范式融合研究力度不足[30]	未能形成自己的鲜明范式[31]
学科发展	学科定位不清、导向不均[32]	学科发展不平衡[31]	学科定位迷茫[28]
学科合作	跨学科性不足[22,31]		

(C)1994-202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发展中机遇与挑战并存。

不少学者对学科发展中话语体系的建设问题提出对策。如张瑜通过采用公信力与数据链评价的两重逻辑来评价图书馆学的话语体系，指出如何重构图书馆学，强化图书馆学话语体系构建的自觉意识，厘清话语体系构建研究的新动向成为图书馆学界的重要课题[22]，而后又从学术逻辑与社会逻辑两大向度探讨了如何建构话语体系，指出要增强主体意识，积极打通政治话语、学术话语，形成政策性话语[26]；苏新宁探讨了大情报学科体系、情报学书体系与学科话语建立的关系，提出要完善学科理论，以开拓的视野构建情报学话语体系[33]；杨文和张斌提出建立新时代中国特色档案学话语体系要兼顾历史与现实。坚持本土化与国际性相统一、学术性与实践性相统一、传承性与创新性相统一等构建路径，推进理论创新，融通中外话语表达[34]。

面对当下更加复杂的社会环境、技术环境和学科环境，本文拟从文本语言的层次解构学科话语体系，探寻信息资源管理一级学科的构建路径。

2.2 学科话语的解构

构建学科话语体系，一方面在于提炼话语体系背后的思维体系，另一方面在于努力突破传统话语体系的狭隘和不足，寻求开放、直观、准确、易懂和联想丰富的语言方式，提高沟通效率，追求高哲学层次认知境界，不重形态，只重本质。为了详细了解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原“图情档”学科）的话语体系现状，本文以2012年–2022年“北大核心”和“CSSCI”两大数据库的期刊论文为语料，探索近十余年间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学术话语的状态与发展态势。为了尽可能全面地搜集学科内有代表性的文章，将图书馆学与情报学合并查找，再单独查找档案学文献。原因有二：一是从学科融合的角度来看，图书馆学与情报学交流更为活跃[35]，研究具有较强的关联性，分开查找会产生大量重复结果；二是如果将三者共同合并查找，档案学文献会因其体系较为独立，在关联分析与共现分析中容易被忽略。因此分别制定了相关检索式，在得到检索文献之后，再对文献进行清洗去重，删减去研究资讯、会议通知等非研究论文，共得到“图情”领域论文2682篇，“档案”领域论文3313篇（检索策略及文献数量见表2）。

摘要是一篇文章内涵的凝练，也是一个学科研究内容的缩影。在筛选好文献后，本文决定对摘要部分进行重点分析，因此将文章摘要部分单独提取出来合并成语料库，下文简称“图书馆学与情报学”论文摘要语料库为“图情”，简称“档案学”摘要语料库为“档案”。为了先对2012年–2022年间话语的流动进行简要地概览，将两个语料库都分为2012年–2017年（a）和2018年–2022年（b）两部分，进行分词处理与特征词提取，借助网络图谱明确概念间的语义关联和语义偏好，并提取出前1000个特征词构建语义网络。

从总体上看，“图书馆学与情报学”学科的语义网络较为稳定，学科领域知识的表述方式和陈述方法也没有特别明显的转换，语义网络的节点间呈现紧密趋势，有关学科发展与学科教育的词语中心度有所提升。细节上，与“图书馆”或“图书”相关的词语权重呈现减弱趋势，如“图书–分析”两节点间权重由542下降至439；“图书馆–研究” 两节点间的权重由461下降至375。相比之下，“情报–研究”“情报–发展”等节点间权重有上升趋势，且有关于“学科”“人才”“体系”研究的话语比重有所增高（见图1）。

从宏观上看，档案学领域的话语以“档案”为核心，主体较“图情”学科更加明确，领域内的核心话语簇变得更加紧密，与边缘关联较弱且话语斥力有增

表2 论文检索策略及数量

检索策略	分类号为“G25”Or“G35”Or主题为“图书情报”		分类号为“G27（模糊）”	
年份/年	检出文献/篇	删减去重后文献/篇	检出文献/篇	删减去重后文献/篇
2012	236	230	312	306
2013	204	192	336	331
2014	258	252	295	293
2015	257	235	311	304
2016	279	262	306	297
2017	316	281	364	355
2018	322	294	321	309
2019	343	313	303	287
2020	261	224	268	260
2021	231	202	295	287
2022	213	197	285	284
合计	2920	2682	3396	3313

(C)1994-202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大的趋势;细节上,“理论-档案”“数字-档案”与“档案-价值”的权重明显提升,而“档案-档案馆”“档案馆-建设”“档案馆-发展”等权重稍有下降(见图2)。

在对两份语料库进行概览分析后,再使用N-Gram语法模型对语料库进行深层次观察,以期从话语层面分析出学科近十年间的变化。因为学科更名后强调“信息”一词,而其在图情语料库的权重明显高于档案语料库,因此以其为关键词对图情语料库进行二元语法分析,探索在过去十年间的“图情”学科中“信息”一词的语言搭配与语义构成(处理结果见表3)。

在过去的十年里,“信息-资源”的搭配是“图情”学科较常使用的方式,研究主要聚焦在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共建和管理等内容中,“信息资源”一词被习惯用作于对研究对象的统称。另外,“信息素养”和“信息行为”等与人相关的词频率增高,体现出学科领域的研究中逐渐重视人本位的思想,“信息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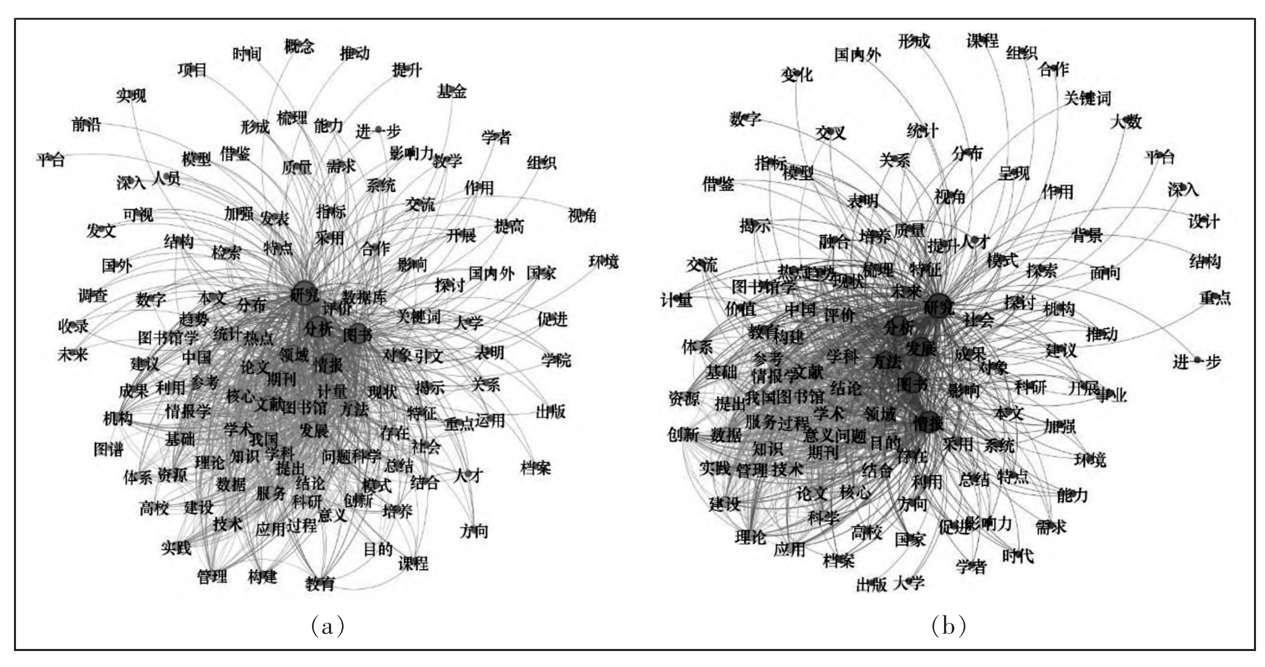


图1 图情语料库语义网络对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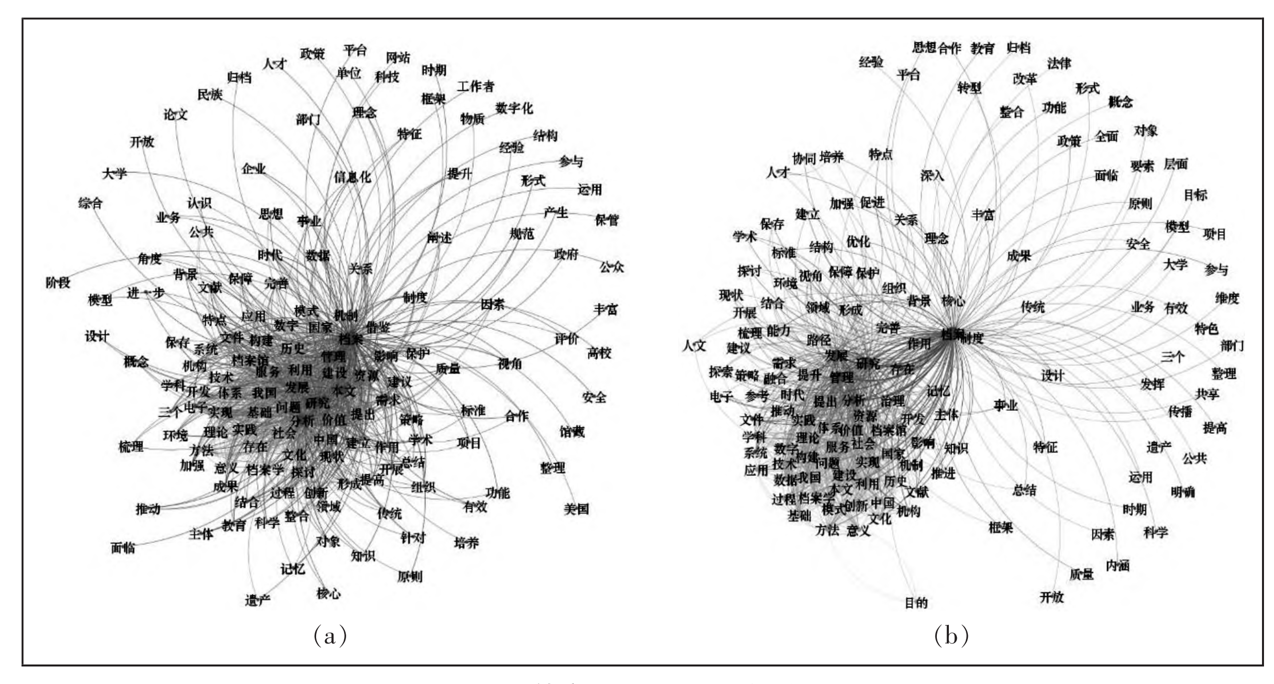


图2 档案语料库语义网络对比

(C)1994-202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表 3　图情语料库 N-Gram 模型处理结果

	2012-2017		2018-2022	
排序	类型	频次	类型	频次
1	信息 资源	165	信息 资源	149
2	信息 服务	82	信息 服务	87
3	信息 技术	65	信息 管理	76
4	信息 管理	59	信息 素养	74
5	信息 生态	51	信息 行为	66
6	信息 检索	47	信息 学	64
7	信息 素养	34	信息 技术	53
8	信息 行为	30	信息 科学	25
9	信息 的	26	信息 检索	23
10	信息 社会	25	信息 管理系	22
11	信息 计量	25	信息 生态	20

学”作为新词升入前十，表明信息科学领域与“图情”专业的日渐融合。

2.3　核心概念的演变

任何一门学科的研究都始于概念，核心概念是构成学科话语体系的基础，是学术思想的表达渠道和传播介质，其嬗变与重构往往意味着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的开启，要采用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进行新的研究，也意味着以新的方法论对既有问题做出新的解答或对新问题进行创造性的解释[36]。在知识生产过程中，概念不是既定的事实或者教条，而是需要运用在经验研究中可以用来解释和阐明一些相关性和适用性的关键问题，概念也不仅仅是术语，而是具体的能够提供给我们对于事物价值和意义的认识，概念成为实践探索的工具，并在探索中建构理论[37]。任东升和韩淑芹在有关中国特色海洋话语体系的建构中指出一个成功的话语体系建构无不始于概念的固定化、普及化和学理化[38]。

在早期的研究中，有学者对目录学的核心概念体系建设探索反思，指出学科核心概念体系的重要特点是具有系列性、直观性、保证这一核心概念体系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不致中途或整体上发生概念歧义[39]。而学科发展至今，内部环境与外部环境都更加复杂，对不同概念的理解与研究会因外部环境和内部视角的不同而发生转变。如“信息资源”这一学科核心概念，王忠义等基于语义云模型分析了“信息资源”在 1994 年–2019 年间发生过三次重度漂移，指出其经历的三次概念漂移分别是由于数据库技术、互联网技术与大数据应用技术的发展导致信息的载体与传播媒介不断变化，使得“信息资源”这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不断地丰富与扩展[40]。一级学科更名后，马费成对信息资源管理的学科内涵进行阐释，指出我们从事的核心内容是信息资源管理和利用，我们所有的基础理论、研究范式、事业发展无不围绕着这样的流程和生命周期展开并衍生而来[41]。从“图情档”学科守正创新的角度上，于良芝也通过对图书馆概念的反思，指出其本质特征不是机构性、场所性、公益性，而是保障信息有效查询即获取的功能特性，而图书馆学不变的根基就是它对人类信息查询与获取需要的关切及保障，它的创新空间就是与此相关的一切思想、理论、技术，包括但不限于图书馆这一功能体的理论与技术[42]。在学科的发展过程中，可以利用新的实体来修改和更新概念，将新成员的新属性合并到概念表示中，不同概念的组合帮助人们在不同语境中相互理解和交流，这是话语体系研究中的核心一环。

2.4　学科语境的转换

话语体系的转换是一个历史性的进程，其转变在根本上取决于社会实践的积累、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知识体系的更新，但不同知识体系中的预设不同，而跨文化的知识体系更存在天然的屏障，正如布迪厄的场域理论[43]所言：“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若将学科的发展过于寄托在外部环境的变化与技术的演进上，总是沉浸在其他语境或学科给出的答案中而不去思考自己的问题也是一种话语缺失病。因此话语体系则要更加注重根植于中国传统、取材于中国语境，在中国文化特质上重构话语体系。在已有研究中，很多学者都为打破这层壁垒做出努力，如彭知辉对 Disinformation 这一概念提出了中国语境下的转换、对接与重新阐释[44]；漆晨航探讨了数字主权语境下的欧盟信息迷雾治理体系对我国国际政治环境与科技企业对外布局的影响，提出将我国政治理念嵌入信息迷雾治理体系等建议[45]。

以上述研究成果为基础，再结合对语料库中描述研究背景的话语中进行分析，发现 2012 年–2022年间的语言使用变化并不显著，几乎有言必称“大数据

(C)1994-202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技术”“信息技术”“数字化转型”,这些表述几乎成为描绘学术背景的习语,也自然而然地成为思考的起点,然而这中间或许存在一些逻辑谬误与缺失。在时代背景层面,这些技术本身并非图情档领域的技术名词,研究者需要针对具体问题探查这些技术在社会、信息、媒介等方面的影响,考察对领域内研究真正产生影响的脉络,而非将它们当成某些实证研究的背景布;在技术层面上,则需要考量这些技术的发展对图情档自身技术的影响,如图书编目技术、知识组织技术、古籍修复技术等,让外部技术的发展真正带动图情领域;在学术逻辑层面,我们仍需清晰认识到,每个学科都有自己的使命与责任,如四种信息学观点的共性之处是认为图书馆学专业的使命是信息的组织与公平获取,情报学专业的使命是信息的加工分析与获取效率,档案学则致力于信息的保存凭证与流动控制[46],或许现今如此概括稍显简洁,在未来二级学科扩充后会拥有更多的学科使命和更广阔的学科视野,但致力于完成学科使命仍是我们进行学术研究最初的逻辑起点,而不是被动地接受时代与技术的发展而一味追逐科学前沿。因此,注重跨文化与跨学科的语境,追溯话语的缘起,在语境壁垒间真正做好“译介”工作,是构建学科话语体系的重要部分。

3　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话语体系构建

3.1　学科话语体系的基本结构

3.1.1　历史观与方法论

任何话语体系皆有其价值性所在,其中最为核心的是历史观和方法论所起的主导作用,话语体系不可能脱离当下历史而独立存在。在当今中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话语体系建设的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是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的具体贯彻与科学运用[7],其对于话语体系的认识带有鲜明的历史唯物主义色彩,并且注重从社会历史属性与阶级立场属性分析话语体系的语义内涵及价值指向。话语是思想的外衣,思想变革意味着话语变革,而术语作为某一特定学科体系下的话语形态,就是该学科独有的话语体系,其话语场域与话语内容依循具体学科属性与特点而定[16]。在方法论层面,同样坚持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以实践、辩证、历史的唯物主义为根本方法,形成一个科学、开放的方法论体系,对信息资源中所涉及的主体与客体、系统与要素、矛盾与过程、个人和群体、认知与评价等一系列社会发展中的重大关系问题进行研究与探讨[47],将唯物史观与科学方法论贯穿我国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建构的全过程,用其科学性、真理性、实践性、开放性的视角为学科领域内需要解决的问题给出符合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答案,进而形成一个完备的信息资源管理学科话语体系。

3.1.2　研究范式与理论

范式(Paradigm)的概念由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提出,是指从事特定学科领域的科学家们所达成的共识与基本观点, 是一个学科共同体在研究准则、概念体系等方面的一些共同约定[48],它是一种见解、理论和观点的根基与灵魂,是学术、学科、话语创新的本质和规律。话语体系是在特有的范式基础上建构起来的,并且在事实上也表征着这种科研范式,话语体系的转换必须联系到其所对应的研究范式[7],抓住了研究范式,就抓住了这一学科、学术、话语共同体区别于其他群体、研究路径区别于其他路径的质的主要规定[49]。如中国情报学研究因逻辑起点不同,分成了信息管理与情报研究两大范式,形成了不同的研究对象和话语体系[50],不同研究范式之间相互排斥、不可兼顾,强行融合只会造成学科边界模糊与研究的混乱。一个学科应定基于一个稳定的理论内核,学科立场一旦确定,就不至于追逐流行与热点,使学科得以“以不变应万变”[48]。

在学科融合的背景下,很多学科都进行着从宏观角度构建多元化学科范式的努力。如在档案学中,档案教育与研究协会在多元视域下所倡导和主张的档案学教育与研究新范式逐渐显露其内核:以全球化、国际化为背景, 将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后保管主义等理论应用到档案学教育和研究中,以关注边缘社群、强调多元背景、参与社会治理、推进公平正义、探索历史真相、呼吁应对挑战为核心理念的新范式[25]。在情报学研究中,杨建林建立了广义情报系统模型,将基于信息管理框架与知识管理框架的管理科学范式、基于 Intelligence 的软科学范式、基于 Information 的图书信息学范式统一在一个模型之

(C)1994-202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中，为构建情报学基础理论体系指明方向[30]。以范式为切入点，准确把握学科创新点，揭示学科发展规律，指引加快学科话语体系建构。

3.1.3 基本范畴

话语体系是由相关范畴构建起来的，进行思想性的诠释和价值性的建构，必须充分地使用范畴，而话语体系中的基本范畴是指核心性、关键性、基础性的范畴，如美学将“意象”这一概念作为其核心范畴，成为中国传统美学和西方现代美学的契合点[51]。“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更名为“信息资源管理”体现了从学科范畴上进行突破与扩展，这个概念的选定解决了原图情档三个学科缺少共同上位概念或上位概念不明确的问题，在“信息资源管理”这一名称的“统筹”下，下设的二级学科的构建有了共同的逻辑起点，形成内涵清晰、方向明确、关系合理的学科体系架构[52]，也打破了原学科名过于聚焦具体机构的局限。正如教育学研究不应困于“学校”这一实体机构一样，原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也应在图书馆、情报所、档案馆等机构相关事业的实践与探索之上深化基础理论研究，让知识的积累来自于理论的迭代而不仅是经验的叠加，并为学科的概念框架与核心范畴赋予符合时代的新含义，持续不断推进学科建设。

3.2 学科话语体系的构建路径

学术话语体系建设的核心要义是在共同的世界观、历史观与方法论之下，明晰学科使命与学科视野，面对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抓住主要矛盾，从学科视角出发，运用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合理的技术与手段，给出学科领域内的答案，在不断的积累中形成一套学术体系与知识体系。形成独特稳定的学科话语体系主要有以下几点：(1)理论是话语建构的土壤，是推动话语建构的主要动力，构建学科话语体系首先要夯实理论基础，强化学科理论的话语指导力与解释力，以推动学科话语的创新性发展；(2)进而不断输出具有影响力的表达方式，既能高度凝练总结学科成果，又能强化学科特色与优势；(3)优化传播渠道，推动各种媒介资源与学科专业成果的有效整合，发挥学科优势，打造学科专属内容平台与机构；(4)不断增强理论与实践的良性循环，从根本上提高学科影响力，建立完善的话语反馈机制，推进与学科内外科研工作者和大众的互动交流。

聚焦当下，新文科建设为信息资源管理学科话语体系建设提供了时代背景，一级学科改名为信息资源管理学科为话语体系重构提供了学科场域，在学科发展中，要做到既融合又独立，既守正又创新。(1)所谓融合，是指注重提升跨学科的能力，包括学科理论的借鉴、概念或术语的移植、学科方法的交叉等内容[53]，努力从不同的学科视野与学科范畴中达成见解的共识，创造出新的概念与理论，引发方法论的革命，开启更多新的研究领域，从而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建设。(2)所谓独立，是指在融合发展的过程中注重对自身学科的深化理解与重新阐释，同步更新实践体系与教育体系。如杨文和姚静分析了一级学科更名后档案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的数字转型路径，指出要突出信息资源管理与信息管理的差异，并在学科融合的基础上同其他学科做出区分，保持独立学科的传统底色[54]。(3)所谓守正，所守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话语体系或学科体系，而是学科发展的核心思想与内核，立足于历史发展与民族文化，坚守领域命题学说与规范化话语。(4)所谓创新，需要在宏观视角下对学科进行批判性反思，需要用更深度的实践创新和理论思辨去扩展学科边界，通过跨学科视角消除局限与偏见，为已有问题给出新的阐释，为新的问题给出学科解决方案。

4 结语

信息资源管理学科正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节点上。在学科交叉融合的趋势之下，学科话语权的争夺也愈发激烈，发展争议从未平息。也许唯一可以预知的是，未来一定是复杂多变的。与此同时，数据与信息的生成不会停止，信息资源是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力，人们对信息的依赖与信息资源服务的需求不会消失，信息素养的重要性日益增强，对于文化的传承与传播更是时代赋予的使命。为信息赋予意义，从数据中挖掘知识，寻本溯源，上下求索，相信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发展一定大有可为。

(C)1994-202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EB/OL].[2023-10-12].http://www.wenming.cn/specials/zxdj/2016zxshkx/jhqw/201605/t20160520_3373355.shtml.

[2] 中国社会科学网.推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建设[EB/OL].[2023-10-07].http://www.qstheory.cn/zhuanqu/bkjx/2020-01/19/c_1125481699.htm.

[3] 姜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 12 月 7 日至 8 日在北京召开[EB/OL].[2023-10-18].http://www.gov.cn/xinwen/2016-12/08/content_5145253.htm#1.

[4] 光明网.学术话语体系建设的理与路[EB/OL].[2023-10-07].https://epaper.gmw.cn/gmrb/html/2017-01/06/nw.D110000gmrb_20170106_2-11.htm.

[5] 李佩.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 年)[EB/OL].[2023-10-18].http://www.moe.gov.cn/srcsite/A22/moe_833/202209/t20220914_660828.html.

[6] 王学典.新文科与新时代[J].新文科理论与实践，2022(1):38-47，124-125.

[7] 吴汉全.话语体系初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

[8] [荷]特恩·A.范戴克.社会与话语：社会语境如何影响文本与言谈[M].唐斌，付添爵，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

[9] 范逢春.国家治理现代化场域中的社会治理话语体系重构——基于话语分析的基本框架[J].行政论坛，2018，25(6):109-115.

[10] 张维为，吴新文.中国话语：建构与解构[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

[11] 包昌火，金学慧，张婧，等.论中国情报学学科体系的构建[J].情报杂志，2018，37(10):1-11，41.

[12] 蔡禾.社会学学科的话语体系与话语权[J].社会学评论，2017，5(2):28-32.

[13] 赵蓉英，朱伟杰，常茹茹，等.话语权研究可视化分析：溯源、审视与演进[J].图书情报工作，2022，66(11):4-13.

[14] 赵蓉英，张晓曦，刘卓著，等.话语权与话语权评价解析[J].情报理论与实践，2021，44(11):15-22.

[15] 沈王一.话语体系建构的核心要义与内在逻辑[EB/OL].[2023-09-23].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6/1031/c376186-28821620.html.

[16] 张艳艳.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话语体系建构研究[D].兰州：兰州大学，2022.

[17] 赵富学，杨桦.新时代中国特色体育学话语体系构建[J].体育科学，2022，42(4):3-13.

[18] 王雷，徐涛.中国特色体育学话语体系构建的内涵辨析、现实困囿与实施路径[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22，45(4):12-22.

[19] 韩淑芹，焦琳.中国海洋治理对外话语体系建构研究[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4):32-39.

[20] 赵梦雷.论中国特色教育学话语体系构建的逻辑[J].当代教育科学，2020(6):3-8.

[21] 谭维智.教育学核心概念的嬗变与重构——基于新时代中国特色教育学话语体系建构的思考[J].教育研究，2018，39(11):25-33，60.

[22] 张瑜.图书馆学话语体系构建问题的研究——图书馆学发展的新课题[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8(8):1-6，25.

[23] 王艳卿.关于我国情报学发展的问题研究[J].图书情报研究，2020，13(1):29-34，39.

[24] 张斌，杨文.论新时代中国特色档案学话语体系的构建[J].档案学通讯，2019(5):4-12.

[25] 祁天娇，李子林，孙嘉睿.多元视域下档案学教育与研究新范式的探讨:基于 AERI 十年回顾与启示[J].档案学通讯，2019(3):90-98.

[26] 张瑜.学术逻辑与社会逻辑:图书馆学话语体系建构的两大向度[J].图书馆，2020(1):1-6.

[27] 刘雅婧，王琳.近十年情报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动态分析[J].情报理论与实践，2021，44(4):50-59.

[28] 唐启.中国立场，国际表达——中国档案学术话语体系自主建构的理与路[J].档案学研究，2021(1):12-17.

[29] 耿志杰，曹润川，林珊，等.论研究方法与中国图书馆学研究范式的转变[J].图书馆论坛，2021，41(10):28-37.

[30] 杨建林.关于重构情报学基础理论体系的思考[J].情报学报，2020，39(2):125-134.

[31] 连志英.中国当代档案学的危机与发展[J].档案学研究，2019(2):31-35.

[32] 龚蛟腾，王璐，易凌.一级学科更名背景下图书馆学发展的机缘、困境与出路[J].国家图书馆学刊，2022，31(6):3-12.

(C)1994-202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33] 苏新宁.中国特色情报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论纲[J].中国图书馆学报,2021,47(4):16-27.
[34] 杨文,张斌.再论新时代中国特色档案学话语体系的构建[J].图书情报知识,2022,39(4):30-42.
[35] 黄颖,虞逸飞,陈婧涵,等.跨学科视角下图情档的外部学科融合与内部知识流动[J].图书情报工作,2023,67(1):117-130.
[36] 谭维智.教育学核心概念的嬗变与重构——基于新时代中国特色教育学话语体系建构的思考[J].教育研究,2018,39(11):25-3360.
[37] 丁钢,侯怀银,谭维智,等.教育学的中国话语体系建构:问题与路径[J].基础教育,2021,18(1):13-39.
[38] 任东升,韩淑芹.中国特色海洋治理话语的建构与传播[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03-04(4).
[39] 刘国华.目录学学科核心概念体系初探[J].山东图书馆季刊,1997(1):8-11.
[40] 王忠义,涂悦,夏立新.科技文献资源中学科知识漂移研究[J].情报理论与实践,2021,44(6):118-124.
[41] 马费成.守正创新,继续推进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发展[J].情报资料工作,2023,44(1):13-14.
[42] 于良芝.何以守正?如何创新?从图书馆概念的反思看我国图书馆学的守正创新[J].图书与情报,2022(5):63-70.
[43] 布迪厄场域理论.MBA 智库百科[EB/OL].[2023-09-22].https://wiki.mbalib.com/wiki/%E5%9C%BA%E5%9F%9F%E7%90%86%E8%AE%BA.
[44] 彭知辉.论中国语境下 Disinformation 概念的对接、转换与重新阐释[J].情报理论与实践,2022,45(1):1-10.
[45] 漆晨航.数字主权语境下欧盟信息迷雾治理研究[J].情报理论与实践,2021,44(9):74-81,96.
[46] 闫慧,韩蕾倩,吴萌,等.图书馆学、情报学与档案学2029年发展前景研究[J].图书与情报,2019(6):2-17,153.
[47]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编写组.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48] KUHN T S.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M].England: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0.
[49] 任平.研究范式创新: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的方法论自觉[J].南京社会科学,2023(9):1-9.
[50] 高金虎.守正或创新:中国情报学科发展路径的思考[J].科技情报研究,2023,5(1):1-11.
[51] 胡友峰.论曾繁仁生态美学话语体系的建构[J].新文科理论与实践,2022(4):26-39,120.
[52] 冯惠玲.以信息资源管理的名义再绘学科蓝图[J].信息资源管理学报,2022,12(6):4-10.
[53] 王子舟.田野调查:人类学方法在图书馆学中的应用[J].中国图书馆学报,2014,40(6):12-21.
[54] 杨文,姚静.档案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的数字转型——基于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更名为信息资源管理的思考[J].图书情报工作,2023,67(1):99-107.

作者简介:初景利,男,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信息资源管理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王珏,女,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信息资源管理系博士研究生。

(C)1994-202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